

淚珠怨

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二月出版

哀情
小說
淚珠怨

全書
一册

角

必	翻	所	版
究	印	有	權

著
者

吳門

雅明

出
版
者

新智書局

書

印
刷
者

新智書局

書

發
行
者

新智書局

書

上海白克路公平里

總發行所上海

四馬路
麥家園

新智書局支店

分售處

各省

各大

書局

諸序

情之爲物。統塞宇宙間。社會一大黑幕。與之有係。所以社交者。以不潔之雜交。讓成顛倒。卽陷黑幕之窟。捉足難出。夫復無疑。慨者。現代青年。弱於情慾。表面勇躍於事業。不外乎匿隱色慾。神工鬼斧。盡其竊玉偷香之技。彼方受澀。終而覺之。徒增血淚以頻腮。悲劇叢生。不惜自戕。光怪陸離之社會。霎變黯慘世界。沉淪於孽海者。朝夕責責呼冤。於是困守殘生。埋土了事。嗚呼。此類新聞。傳揚耳目者。方興未艾。予慨願青年人士。痛改前非。登光明之社會。是爲序。

民國二十二年秋雲陽諸寒萊序於海上

淚珠怨
諸序

哀情
說
淚珠怨目錄

- 第一回 嘆血驟噴遍車訪知音……………含沙暗射強笑入朱門
- 第二回 心已粉碎不堪入空門……………腸繼寸斷難以慰芳魂
- 第三回 魂銷白羅帳曲線呈現……………恨結青衫懷狂熊畢露
- 第四回 落魄嘆窮途好花苦離……………碧血傷丹心小草憐活
- 第五回 酒醉徇街頭救人昂昂……………語終揮淚珠怪事咄咄

淚
珠
怨
目
錄

哀情
小說
淚珠怨

吳門鄒雅明著

第一回 嘆血驟噴遍車訪知音 含沙暗射強笑入朱門

一間精美臥室裏。一張沙發上。坐着一個美麗而很瘦的女郎。側邊站着一個中年的傭婦。含笑道。小姐老爺同你配的親事。現在媒人在廳上。聽說中秋是完婚期。我們有喜酒喫哩。女郎陶秋萍聽了。嚇得面如土色。昏倒沙發上。傭婦何媽嚇了一大跳。慌忙叫喊。陶秋萍遂醒來。鎮定了神。想開言。却說不出。似有濃痰塞住嗓子一般。便對準側邊痰盂。用力一咳嗽。見吐下鮮紅一塊血。滿腔血腥氣。不覺大駭。便嗽口。祇是長嘆短吁。何媽知道爲了蘇家的婚姻問題。時常抱着悲觀。可不知究爲着何事。造成這現象。真是有錢也不好。沒有也不好。

恐她不及我徜徉自樂哩。想到這裏。便囁囁着道。小姐有什麼不開心事。不要悶在心頭。剛纔你的態度。令人嚇煞。可爲了婚事。說畢。右手叉着腰。秋萍嘆口氣道。別多話。下樓去。何媽只得退出。秋萍得不到心上人。祇是偷彈淚珠。血也時常吐。臉也不住瘦。光陰易逝。已是七月中旬了。秋萍的嫁粧。爸爸劍輝全都準備。秋萍至此。能不腸斷寸寸。心中的隱痛。祇有付之淚落。長嘆短吁。總想不出妥善辦法。就喚何媽到寢室。叫她坐。何媽莫明其妙。有些受寵若驚。那裏敢坐。問道。我不要坐。小姐有什麼吩咐。儘管說便了。秋萍坐下沙發道。你坐了。我有要緊的事。和你商量。何媽真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腳。她是有錢人。怎說和我商量。只要有金錢。什麼要緊事都可以辦。心雖想着。就在秋萍側邊坐下。秋萍道。何媽。你來我家足有兩年半了。你的。心很誠篤。我家所來器重的。我現在

和你商量的。就是婚姻問題。姓蘇的。你也知道。是儂薄的。我不願嫁他。在五月裏未訂婚以前。我已和姓陳的訂婚過了。他的舉動。你也見過。比較姓蘇的好多了。不過窮一點。反轉來說。窮便是富的基礎。我爸爸貪了富。把我嫁給姓蘇的。我既然和姓陳的訂婚過。怎再可和姓蘇的撮合呢。所以我痛恨爸爸。不能悔婚。現在木已成舟。焉已燒眉。爲今之計。我想明晨和你去找姓陳的。孤人獨尋。有許多不便的地方。況且出家門後。非尋到不可。達到取諦婚約。圓滿結果。遂回家門。何媽。這你要答應我的。我將來毅然重大的報答你。說罷。懇切地注視着何媽臉上。何媽皺了幾籬眉。就道。這可使不得。上海地方大。一時到那裏去找。俗說出門易。進門難。將來老爺太太知道。不但把我飯碗頭打破。說不定還要吃官司哩。我看小姐還是媽媽虎虎吧。免得一番跋涉。秋萍急道。我爲了

為

姓陳的。面黃如蠟。骨瘦似柴。費了萬千心計。豈肯中途輟情。現在說的。我已下絕大的慾望。請你不負我請求吧。說到這裏。掏出六張五塊錢的鈔票。放在何媽腿上道。這三十塊錢。聊表我心的。也不算謝你。別推諉。就收藏吧。何媽見五張簇新的鈔票。看了眼癢起來。心想我每月工錢。只有五塊錢。三十塊錢要做半年。老爺太太要叫得嘴酸。我何不收了再講。何樂不會。就把鈔票捏在手裏。微笑道。既然小姐這樣說。我不敢推諉。不過尋起來。不是一月兩月尋着的。那末小姐想帶多少錢尋呢。秋萍道。兩百塊錢吧。何媽點點頭笑道。這可夠了。不過小姐出去。須要空身。帶了物件。那個開門阿二。十分狡猾。恐不容易出去吧。況且老爺已經吩咐過。秋萍蹙眉道。物件怎麼可不帶。不是去了便來。那不帶不要緊的。你須想個妥當法子來。何媽把鈔票納入衣袋。想了一會道。有了。我

倆真是聰明一世。蒙懂一時。那後門不是可走的麼。秋萍勉強笑一笑道。對啊。還是你聰明。那末你頓會到東邊轉角一家汽車行裏。叫他明晨七點鐘到後門。你須早點起身候等。遂來喚我。不過不可驚醒別人。切記切記。何媽答應。秋萍又道。你去吧。可喚我爸爸來。何媽喜氣洋洋。就出去了。不多時。見劍輝啣着半截雪茄走進。就叫聲爸爸。劍輝點點頭。歪坐着桌邊一張椅子。把雪茄箝在手指。問道。喚我來有什麼事。秋萍囁嚅着道。我的婚期。就在目前了。以前的掙扎。自己鑄成大錯。造成這種地步。還覺迷途未遠。慾海無邊。回頭是岸。所以我痛改前非。還我原有的快樂。爸爸買的嫁粧。都很新式。不過衣料等物。尙有不稱心的。我想明晨親自去揀擇。爸爸現在可給我三百塊錢。諒可答應我的。劍輝大喜道。難得你回心轉意。不虧我養你一場。你的面貌。瘦得不似從前美麗。

和身體。不似那樣婀娜多姿。好好靜養一月。吃些補品。包你恢復健康和美麗。至於買衣料。明天同你出去是了。秋萍道。我不要。同去也好。三百塊錢現在一定要的。劍輝祇有一個愛女。祇得答應。就回到自己寢室裏。如數給秋萍。秋萍得到三百塊錢。非常快活。眼巴巴望着天晚。老天偏要延遲時光。好容易到傍晚。吃了晚膳。就到臥室裏。收拾應用物件。收拾完竣。便登床入眠。有心事的。怎的睡得着。一覺醒來。見帳外一片銀光。從玻璃窗外透進。萬物靜悄悄地。一點沒有聲響。知道時候尙早。就閉眼想熟睡。那裏脛得着。那個腦海裏。不由得波瀾反覆。起伏不定。秋萍翻來覆去。不能入眠。面額胸背汗香淫淫。索性欠身坐起。擡開羅帳下床。就覺身上一涼。遂把窗子開了。見澄清的天空。祇有幾點明星。好似澄清的太湖。遠遠燃着兩盞漁火。兀自晃動的一般。一輪明月。漸漸西

墜。涼風徐來。胸襟頓開。秋萍掠一掠鬢髮。拍了兩下胸。自言自語道。好風唉。月兒多麼快樂。多麼自由。萬千里的長途。並沒有一絲半縷的雲兒攔住。我明晨找尋華英。也似月兒自由。尋着了。也似月兒快樂。月兒啊。月兒啊。你銀光照着大地。好似兩顆大眼睛。遍瞧着人間。什麼都能瞧見。那末華英住在那裏。請你告訴我。到中秋時。多買些香斗食品來供敬你。請你說吧。胡亂說想了一陣。就聽桌上翠石臺鐘。噹噹噹的敲了三下。就關窗登床。可是不能入黑甜之鄉。直到東方發白。兩眼覺得澀痛。就不由得朦朧睡去。不知道經過幾時。驀地聽得隱約叩門聲。就猛的醒來。見一片陽光。將要吻上窗櫺。知道是時候了。連忙下床。遍理了一理雲髮。趺着拖鞋。躡足把寢門開了。見是何媽。就輕聲道。汽車可來了。何媽道。早來了。趕快走吧。說時走進。秋萍就連忙一裝束。留下一張紙條。

放在抽屜裏何媽急道。唉。真是急來抱佛脚。快點快點。秋萍到此時候。未免黯然魂銷。落下幾滴眼淚。硬着頭皮。只得拾着物件。和何媽躡足到後門。見門已開着。走出門。見一輛深藍色的篷車停在馬路沿邊。車夫見秋萍倆。就把車門開了。何媽帶上後門。遂一齊登上汽車。秋萍對車夫道。到西藏路遠。東飯店。車夫答應。就嗚嗚的兩聲。汽車開向馬路上。四個車胎。漸滾漸快。直向前邊馳去。朝風習習。很覺涼快。一頭雲髮。吹得蓬鬆欲舞。忙得不時地整理。轉瞬之間。已經過福煦路。將到孟納拉路成都路口。驀地隱約聽得喊道。秋萍……秋萍……秋萍心裏砰的一跳。默忖這清晨。誰來喊我。可奇了。慌忙扭轉脖子。向後一望。這時汽車微微地轉灣。向孟納拉路駛去。秋萍恍惚間。似乎見一人身穿白短衫褲。飛奔而來。後來不能望見。遂扭轉臉。心裏突突亂跳。不知究竟誰人喊

我。可是華英吧。猛的轉念。毅然不會是華英。他在這裏作甚。使人迷離難辨。就問何媽可聽得有人喊我。何媽道。沒有聽得。這早誰來喊。況且小姐認識人很少。定是小姐心記。所以耳朵恍惚間。似有人喊你了。秋萍半信半疑。眨眼間。已到遠東飯店了。車夫開了車門。秋萍何媽走下車。拾下物件。秋萍付去車錢。就有一個白色制服的茶房推門走出。笑嘻嘻道。兩位可是開房間。秋萍點頭道。是的。物件可拾進去。茶房答應。就拾了物件。一齊進門。見門裏幾隻打彈子的檯子。地方很大。就走進去。從電梯乘到二樓。開了兩百二十三號房間。一張大銅床。餘者應有盡有。每天房金三元。秋萍先付了拾元。茶房慇懃招待。秋萍飯後。就和何媽到城裏梅家街附近去尋。沒有地址。那裏尋得着呢。日復一日。天氣又熱。總是順興出去。恨恨回來。這樣的一月。仍舊沒有尋到。何媽見兩百塊

錢將要用完。頓生歹念。就對秋萍道。小姐。陳少爺沒有尋到。錢倒用完了。我勸小姐。還是安安穩穩回家吧。別飄泊在外邊。吃苦起來不及了。秋萍聽了。不覺酸從心發。簌簌地眼淚落下。心想我的婚期過了。至於蘇子章娶不到我。必定有一番亂子鬧出。就是爸爸媽媽。毅然有口角發生。爲了我一人。要是事情擴大起來。叫我怎樣辦。現在我欲進不得。欲退不能。拿什麼方法來應付危機呢。心雖想着。淚如泉湧而出。默然不語。何媽道。哭也沒有用。爲今之計。祇有一個辦法。你贊成嗎。秋萍嘆口氣。頓了一頓道。到這個地步。祇要你有辦法。我怎麼會不贊成呢。何媽道。這可好了。我有個親戚。在浙江路開店的。只要小姐拿出剩下的錢來。我們可以住半年。有了半年的光陰。難道陳少爺會找不到麼。秋萍心想不錯。就把剩下的四拾多塊錢。交給何媽。叫她去接洽。何媽收了這筆

錢。十分快樂。就出了遠東飯店。雇一輛人力車到小花園。從第一弄第五家走進。見中央一間擺着一張桌子。四人圍着。正在劈劈拍拍的打牌。兩邊是兩間。就從東邊一間走進。見黑魃魃的。東邊靠窗放着兩張沙發。南北兩邊放着兩排紫檀几椅。西邊中央。隔着一片板壁。靠壁放着沒有牀欄杆的一榻。側邊一張檯子邊。一張椅子上坐着一個四旬開外的老婦。右手貼着右腮。凝眸若有所思。何媽就叫聲唐阿姊。老婦撇下右手。移臉見是何媽。就笑道。原來是你。請坐。請坐。何媽就坐下。女傭倒過茶。老婦笑道。你好久不來了。現在可仍舊在海格路陶家。何媽道。我已經不在陶家。今天來。特地和你商量一樁事。不過不是借錢。大概可答應的。老婦道。什麼事。你說。何媽道。我有個親戚。家境很窮。祇生一個女兒。生得容貌姣艷。正在荳蔻年華。也讀過書。並且擅長歌曲。在這米珠